

## 成都的白头霜

□朱文建

霜与雪是建造冬天的重要标志，成都的冬天雪少，霜基本上一统天下。

霜又称为白头霜，为什么叫白头霜？因为人在满霜的早晨走一阵，头上就裹起一层白，连胡子眉毛都变白，所以称为白头霜。可以说，白头霜深深地珍藏在我过往的冬天之中，走过童年，走过少年，一路铺开延伸。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没有收音机，各地都是有线广播，早晨眼睛还没睁开，耳朵里就会准时传来有线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总少不了耳熟能详的一句：“平坝和河谷地区有霜和雾。”这就是成都冬天的标志。

以前成都坝子基本上都是茅草房子和一片片的竹林盘，农家被严严实实裹在里面。我们家住着两间茅草屋，一间小瓦屋。茅草房子冬暖夏凉，冬天也是最招霜的，早晨起来，透过狭长的天井朝房顶上一看，白头霜就站在房顶上向我冷眼相向，经不住那片威严白色的盯视，我不禁浑身一哆嗦，赶紧移开目光。竹林盘外，大地皑皑霜似雪。路边的杂草上铺着霜，田地里铺着霜，草堆上铺着霜，一家家的茅草屋和小瓦房上铺着霜。胡豆苗被霜打得蔫蔫地弯下身子，青菜耷起脑壳，莲花白的叶子里是一坨坨冰块……

那时候生活条件差，冬天睡草

席。晚上睡觉，草席铺就的床上一片僵冷，简直不敢挨。但瞌睡还是要睡，脱了衣服咬起牙巴躺下，蜷缩成一团，要好久才缓和过来。唐代卢仝的《秋梦行》说：“寐不寐兮玉枕寒，夜深夜兮霜似雪。”起床更考验人，衣服裤子冰冷，咬起牙巴穿上身。一双鞋子梆硬，里面起一层湿的泥垢，憋起一口气心一横，双脚往鞋里一蹬，就如伸进了冰洞里，寒气直灌全身，心都凉了半截。那阵上小学，凌晨五点过母亲就起来煮饭，灶屋里传来柴火噼噼叭叭燃烧的声音，合着柴草燃烧的炊烟味道，锅里咕嘟咕嘟地开着。一会儿，母亲就大声喊，大娃二娃三娃快起来了！虽然我不想起，但还是要起。晚上睡觉又得经历一次冰的考验，周而复始。

喝两碗稀饭去上学，看到白森森的霜就恨得咬牙。穿一双硬塑料底布鞋，鞋底上一层布早磨掉了，光塑料板就像一块冰，脚冻得失去了知觉。路上有一条水沟，水沟上是一块歪斜的板子搭起的小桥，木板上也免不了一片白霜，塑料鞋底踩在上面打滑，两腿战战兢兢，稍不注意人就滑进沟里，一身透湿。有条件好的人家穿上自己做的棉鞋，俗称抱鸡婆鞋，虽显庸肿难看，但是穿起两脚暖和，真把我羡慕得要死。

## 旗花面

□郝志武

天色黑黢黢的。

透过窗帘，从厨房方向漫射而来的昏黄灯光，隐隐晃眼。一阵窸窣窸窣的交谈声不时传来——那是低沉浑厚的、地地道道的咸阳地域老秦腔的口音。侧耳静听，我却连半句都没听懂。起身披衣，一股寒意迅即袭上身，刚离开了暖暖和被窝的身子，禁不住连续打了几个冷颤。此地地势缓平，没遮没拦，兴许是背倚着秦岭山脉太白山主峰的缘故，只需一阵朔风，便可将太白山的雪，趁着山势吹刮而下，化为湿冷之气。

西小寨村是咸阳杨陵区西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岳母家是本村的一户大家族，她和弟姐妹们就生于斯长于斯。后来，岳母随着岳父辗转到了四川绵阳，安顿了下来。于是，西小寨村便成为隔着茫茫秦岭大山之南的我们嘴上时常念叨心中无法忘怀的陕西关中老家。正巧，老家小姨的小儿子要结婚了，婚礼定在国庆假期。远在绵阳的一家人，驱车北上浩浩荡荡回到老家。于我而言，趁此良机，感受一下“据崤函之险”的涇渭大地，领略关中平原的风土人情，岂不是一件幸事。

厨房里，小姨和二姨与众妯子们低声细语地忙着给接亲的亲友们准备早餐。大红的民间剪纸“囍”字映衬出别具一格的窗花样式，氤氲着喜庆祥和的氛围。见我进来，长辈们并未停下手上的活计，只用我略能听懂的陕普招呼着我。

二姨使劲揉着面，边揉边试探着面团的软硬，适时添加温水，撒一些面粉。只十几个回合，一块块软硬适中、绵韧筋道的面团已然成型。妯子们各自忙碌着熬制鸡汤、切葱花、给干黄花焯水、择洗煮熟海带片。小姨则在灶前专注地忙乎另一摊事儿。我凑近观看，灶台上摆放着鸡蛋、清油、面粉，小姨手法娴熟地打蛋、搅拌、兑粉，再搅拌。她在已温热的平底锅里倒些清油，左手将蛋液入锅，右手随即端起锅，在火苗上缓缓旋转了两圈，不一会儿，薄薄的一层鸡蛋皮已在锅底被均匀地摊平成了圆形。整套动作有条不紊，一气呵成。我禁不住好奇：“小姨，你们这是做鸡蛋面臊子吧。”小姨瞄我一眼，侧过脸“噗”地笑了起来，浓浓的秦腔拖出长长又好听的尾音：“噢……做旗花面呢么。”

旗花面？早已听闻过关中地区的臊子面、蘸水面和油泼辣子面等，可这旗花面竟然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不由得思忖，在以面食为主的北方，几乎每一种可口面食的背后，都有一段传承至今优美动人的故事。旗花面，单单从字面上看，就透露着一种美感，那么，它的背后又有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传说呢？

相传，明孝宗的宠妃不知患了什么病，忽然茶饭不思，人亦日渐消瘦。于是张贴告示昭示天下，遍寻天下名厨，专为宠妃烹调饮食。咸阳杨陵一个名叫张味的小伙携老母亲赴

不过，霜也带来一个好处，只要早晨一打霜，当天必定有太阳。成都的冬天多阴沉，太阳就像中奖一样难得。到上午十点过，霜渐渐融化，太阳露出脸来，大地顿时一片喜气洋洋。胡豆苗慢慢直起了腰，被霜打蔫的植物又都成了活物。成都冬天里有一句口头语叫收太阳过冬，人们一排排坐着晒太阳，摆着龙门阵，那真是美好的享受。所以，为了那可爱的太阳，我还是宁愿历经寒霜。陆游对此早有感慨，他在《霜晴》中说：“万瓦新霜白，一窗朝日晴。破裘身亦暖，细字眼犹明。”

其实，霜也带来许多的好处，民间的经验，莲花白要打了霜才回甜，白萝卜才好吃，油菜苔不经霜打过就带苦味，窖的红苕要经过霜天才更甜……经过了霜冻，许多虫卵都被冻死，来年开春，虫害就会大大减少。霜赋予了自然许多东西，霜也染红了枫叶。

经历了无数的霜与太阳的联动，我们也有一定的经验，只要头天晚上见到月亮的青辉，夜色明朗，寒气森森，明天肯定是大霜天，也就预示又是一个大太阳天。现在很难得见到厚重的白头霜了，以前铺霜的地方早就成了高楼和街道，就算有白头霜，也都不让人觉得冷了。

京寻亲，阴差阳错地揭了告示，被带入宫中。张味苦思冥想，将自己平日里侍奉老母亲食用的那一款味清、面软、汤宽、醋酸的面条做了出来，忐忑地呈上。那覆于汤面上五颜六色似花非花的面食，吸引了宠妃的注意力，精神随之一振，又见那汤色清亮，嗅得那醋酸滋味，色香味袭来，口舌生津，食欲瞬间大开。

如果说杨凌臊子面如当地的汉子般粗犷豪放，那么旗花面就不失女子的温婉绰约了，只可轻挑慢捞。传统的旗花面具备煎、汪、稀、薄、筋、光、酸、辣、香、细、软、长的特色。旗花面里的“花”，专指臊子：蛋花、葱花、黄花、笋片、海带片、姜丝、鸡肉丝，故又称为“七花面”“奇花面”。其中，蛋花、葱花、笋片、海带片需切成像小旗子一样的菱形。“挑起如旗，放下如花”的赞叹，便成为旗花面独享的美誉了。

天色渐亮，准备接亲的亲友们汇聚在小姨家的客厅和院外，乡邻们进进出出，脸上挂满喜气，嘴里送出祝福，蓝牙音箱循环播放着喜庆的乐章。厨房里，妯子摆盘，二姨夫掌勺将鸡汤挨个浇入碗中，一托盘六小碗旗花面盛装出场。端起碗，深深嗅，那醋香味儿一瞬间就醒开了你的味蕾……在关中一隅的西小寨村，红红的盖头即将被掀起。

“放一鞭，奏一乐……”一声悠悠长长的秦腔划过了田野平畴，奏响了婚礼的序曲。

## 父亲的枕边书

□全笙

父亲端坐在老藤椅上，腿上摊放着一本厚重的经典名著，用右手食指翻页。有时候不小心，左手轻捻的香烟烟灰落在了书页里，尽管掉落迅速，但仍免不了在书上留下一个个小窟窿，久而久之，烟味盖过了书卷的墨香，以至于后来我只要轻嗅一下，就知道哪些书是他的挚爱。

父亲的枕畔或床头柜上，总是零星散放着一些书籍。他农闲时捧书就读的画面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他并不是惜书如命之人，书籍于他，更像是老友见面般悠闲舒适。在那些繁杂的书中，他的“老友”，多半是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世说新语》《古文观止》之类。

父亲原是乡村语文老师，爱“学究气”的中国经典名著不足为奇，没想到后来，他的“老友”竟跨越了国界。还记得大三那年的外语文化节，我们班的话剧《雪女》获得了一等奖，我有幸参演了其中一个浣衣女的角色。事后，我将这份喜悦撰写成文，连同剧照放在了QQ空间里。当然，还有关于日本文学课我的一些心情随笔，例如，《“银河铁道之夜”是我最喜欢的成人童话！”“《我是猫》讲的啥呀，读得云里雾里的，这学期的文学课我可能得挂科了……”那年暑假，我再回家时，发现父亲的床头柜上竟多了一些日本文学译著，除了官泽贤治、夏目漱石的作品外，还有松尾芭蕉的俳句、德富芦花的散文。我当时就愣怔在原地，原来，父亲能和我侃侃而谈日本的风土人情、文学日常，他私底下用的功夫竟比我这个日语专业生还要多、还要深。闲聊时，他不经意间提起：“我想看看你们那个《雪女》的剧情，找不到原著，阴差阳错买了本《雪国》回来，故事里没有你那个浣衣女，不过川端康成的小说确实唯美，你有机会也看看！”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书极少，与父亲通电话时，除了日常琐事外，很少谈及文学、作家与书籍。逢年过节回家时，会看到他的床头柜上摆着《植物遗传育种》，这与他的制种工作相关；还有《中国竹笛名曲荟萃》，那是他的兴趣爱好；另外还有我上大学时买的一些杂书，随意摆放着。

一年前，我重拾笔杆，当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得越来越多时，我将文章集合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留作纪念。父亲很少与我互动，甚至都没有关注、没有点赞，更没有点评。

前不久，父母亲来京小聚，我本想带他们去故宫、颐和园逛逛，父亲却说：“我们来看看就心满意足了，你们正常上班，不用操心。”家中狭促，我的书籍也散落在家中的各个角落，可那天下班回来，书籍竟分门别类地摆放得整整齐齐，父亲嘴上说是母亲的功劳，但是分门别类没有指点肯定不行。晚饭时，他冷不丁地冒了一句：“你那篇写菜市场文章里提到古龙说的那句话，可有考据？写文章可不能人云亦云哦！”原来他看我的文章竟如此仔细。

临行返家前，父亲问我：“《宋徽宗》《秋水堂论金瓶梅》《文学回忆录》这三本看完了吗？我带回老家读一读。”我实在是钟爱那几本书，只求着父亲别给我看出窟窿眼。于是，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笑了。

写至此，我想到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里的一席话：“我感到劳累时，需要靠垫，文学有这好处，画和音乐不能做靠垫的。为了答谢艺术的知己之恩，我将写一部分文字给人做旅途上的靠垫。”

我知道，这三十年来，父亲日复一日地于繁重劳作之余，就是枕着那些书籍安然入眠、恬淡度日的。他的枕边书，是他的生活“靠垫”。